

平城之战行军路线推测

景凯旋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 710062)

摘要:公元前 200 年, 汉高祖与匈奴、韩王信之间在铜鞮、武泉、晋阳、平城等进行的一系列战斗, 史称汉匈“平城之战”。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由于史料分散、简单, 史料之间又有一些抵牾。而前人往往忽略战争进程这一基本问题或研究值得商榷。因此对双方行军路线对重新进行梳理, 以求解决平城之战行军路线这一基本问题。

关键词:平城之战; 高祖; 冒顿; 周勃; 韩王信

中图分类号: K 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2-0086-05

A Speculation on the Marching Route of the War of Pingcheng

JING Kai-xu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In 200 BC, a series of battles took place between Han Emperor Gaozu, Huns and King Xin of Han at Tongti, Wuquan, Jinyang, Pingcheng and other places, which were known as the War of Pingcheng. However, a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this war are scattered and brief, the previous studies were inconsistent and doubtful due to the ignorance of the course of the war. So 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marching route of both sides of the War of Pingcheng.

Key words: the War of Pingcheng; Han Emperor Gaozu; Maodun; Zhou Bo; King Xin of Han

公元前 200 年春天, 高祖将韩王信封地从颍川郡迁封到太原郡。韩王信到太原郡之后遭到匈奴人多次入侵。为了更好抵御匈奴, 在得到高祖应允之后韩王信将国都迁往马邑(今山西朔州市)。这年秋天, 匈奴对汉朝北边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入侵。冒顿单于亲率大军围攻在马邑韩王信, 余部入寇云中郡(治所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高祖得知消息后, 为了彻底解决北边边患, 一方面亲率大军从长安出发进行支援, 一方面派周勃

等人前往云中郡, 平城之战序幕随之揭开。

—

马邑在匈奴人围攻之下, 迫于形势韩王信多次向冒顿单于求和。当高祖得知这一消息后, 贸然派使者责备韩王信。韩王信畏惧被诛杀, 转而投降匈奴。韩王信投降之后随即率军南下阻击高祖北上大军, 冒顿单于率军向西进攻代郡。韩

收稿日期: 2011-10-24

基金项目: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2012CXS023)

作者简介: 景凯旋(1988-), 男, 陕西乾县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西北民族史。

王信的投降,使得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汉军由最初单纯的抗击匈奴变为对付匈奴与韩王信。

得知韩王信投降,高祖集合雒阳(今河南洛阳)周围的大军继续北上,与韩王信军在上党郡铜鞮(今山西沁县)相遇。经过激战,韩王信大败,部将王喜被杀。铜鞮兵败之后,韩王信残军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驻守马邑的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等人闻讯,与匈奴左右贤王一起率军南下支援在韩王信。得到支援后,韩王信凭借天降大雪有利因素,将高祖率领汉军阻挡在晋阳城下。之后,在得到南下侧翼周勃等人的支援,韩王信才又被击溃,高祖得以继续北上。

上述关于高祖、韩王信和匈奴人行军路线基本无异议。但关于打破晋阳对峙局面的汉军侧翼周勃等人从何而来、之前位于何处存在许多问题。汉军的侧翼主要将领有周勃、灌婴、夏侯婴三人。为了协调指挥,按照官职大小灌婴、夏侯婴二人应该隶属于将军周勃。在平城之战时,三人活动如下:

据《史记·绛侯世家》记载,周勃: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後击韩信军於砮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1]2069}。

据《史记·夏侯婴传》记载,夏侯婴:

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1]2666}。

据《史记·灌婴传》记载,灌婴:

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於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於武泉北。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於砮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1]2671}。

三人活动主要涉及到代、马邑、云中、武泉等地名。按照文本记载前后顺序,李德龙认为行军

路线为“代郡—霍人(今山西繁峙)—武泉—晋阳”^{[2]170-171}。但是这种说法存在明显疑问,从代向西到霍人必须翻越“天下九塞”之一句注山^{[3]663}。从霍人到武泉需要再次翻越句注山,行军十分不方便。关于句注山艰险,史念海先生在《论雁门关》一文进行了精彩论述^{[4]402-427}。抛开需要两次翻越句注山的霍人不谈,但从代郡到武泉,要经过韩王信封地。若此时韩王信尚未投降匈奴,那么周勃等理应协助韩王信抗击围攻的马邑匈奴人;如果韩王信已经投降匈奴,那么周勃等就应进攻韩王信与匈奴联军或原地固守待命或后撤。并且周勃等人赶往云中郡,那么行军途中可能会遭遇在人数上、速度上有优势匈奴主力,十分危险。因此从情理上来讲,周勃等不太可能在武泉之战前是从代郡前往到云中郡。之所以有这样矛盾,一方面由于文献记载问题,一方面由于对史料分析不仔细。《史记·绛侯世家》记载周勃“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文献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以前”被忽略了。结合“以前”可知先有武泉之战之后才到达代郡。从叙述手法上来看“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可能是对周勃参加这场战争的总要说明,即先说明周勃参加了公元前200年与韩王信、匈奴的战争,之后详细论述具体过程。至于“降下霍人”,可能由于霍人出于战场外围最后归附汉军的,是周勃的重要功劳。灌婴、夏侯婴二人参加此役记载笔法也一样,即先说明他们参加了公元前200年与韩王信、匈奴的战争和功劳,之后详细论述具体过程。因此,可以推测武泉之战应该是周勃等三人在平城之战中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关于三人从何前往云中郡武泉,史书无明确记载,很有可能是从长安由秦直道快速抵达。

在晋阳之战时,周勃等人行军路线从武泉南下越过句注山到达晋阳城下。周勃等人之所以能顺利进军,这与王黄赵利与匈奴左右贤王率兵南下造成后方兵力空虚有关。周勃南下之后,《史记·绛侯世家》记载他参加了铜鞮之战,这一记载值得怀疑。原因有三:第一,王黄赵利与匈奴左右贤王联军南下晋阳时铜鞮之战已经结束。

周勃等人又在其后翻越句注山南下,必然不可能参加铜鞮之战。第二,铜鞮之战时晋阳为韩王信领土,而周勃等人南下到铜鞮必须经过晋阳。周勃从晋阳行军南下为什么不直接进攻晋阳?而是参加完铜鞮之战以后再与韩王信决战于晋阳?第三,纵观整个平城之战,晋阳之战前灌婴、夏侯婴二人隶属于周勃,但灌婴、夏侯婴传记中均没记载二人参与铜鞮之战。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周勃应该没参加铜鞮之战,周勃等人南下的第一场战争是晋阳之战。之所以有这样错误,可能是司马迁误将高祖的铜鞮之战写入周勃传记中。

二

晋阳之战后高祖继续向北进军,寻求与在代谷匈奴主力决战。关于晋阳之战后高祖北上方向只有《汉书》卷一《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从娄烦到平城^{[9]63},其他传记记载均为晋阳之战后高祖越过句注山直接抵达平城。娄烦位于句注山关口以西,而平城在句注山关口东北。平城之战后高祖目标直指句注山关口以东代谷的匈奴主力,当不会前往娄烦。

周勃等人则负责追击北逃韩王信、左右贤王残军。司马迁《史记》认为匈奴人“详败走,诱汉兵”^{[1]2894},高祖中了匈奴诱兵之计。《中国军事史》卷五《兵家》介绍古代匈奴军事家冒顿时,在白登之围部分阐述了这一看法^{[5]251-252}。王庆宪《从平城之役看匈奴冒顿单于的“诱”兵之策》一文详加论述了这一说法^{[6]42-45}。他们最大问题在于与地理脱节,原因有二:第一、韩王信与匈奴左右贤王残军最后到达的娄烦,与平城直线相距约为150公里;第二,追击左右贤王的是汉军的周勃、灌婴,不是高祖。因此,认为左右贤王是匈奴引诱高祖的诱敌之兵是不合理的。究其原因,这与汉代儒生们在对匈奴问题上不主张采取武力有关。为了阻止战争,儒生们夸大了汉军在平城之战的被动。而司马迁曾受业于儒生,因此司马迁撰述时也难以避免儒生们的一些误导。

由于王黄赵利与匈奴左右贤王南下时的道路已被周勃等人切断,因此只能另寻它路逃跑。

关于韩王信、左右贤王残军逃跑路线,《史记·韩王信列传》记载逃跑路线为“晋阳—离石(今山西吕梁市)—楼烦(今山西宁武)西北”。《史记·绛侯世家》、《史记·灌婴传》中记载的追击却是路线是“晋阳—碛石—楼烦西北”。这里两种路线之间理应吻合,但是却存在离石与碛石的差异。关于这种差异,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碛石、离石两个地名中有一个是错误的。行军路线则为:“晋阳—离石—楼烦西北”或“晋阳—碛石—楼烦西北”;第二种是文献记载存在遗漏,行军路线则为“晋阳—离石—碛石—楼烦西北”或“晋阳—离石—碛石—楼烦西北”。对此我们进行分析(碛石位置存在异议,但在汉代汾阳以北,不影响大方向的分析),离石在晋阳的西偏南方向,两地直线距离约为129公里。两地交通受吕梁山阻挡往来需要绕行,明代永宁州治所即汉代离石县治所,《读史方輿纪要》记载明代两地里数为390里^{[7]1951},约合现在187公里。从地理条件来看,晋阳到离石有两条路可走,都需要绕道而行,一是先沿汾水南下再折向西北,南下就进入汉军控制地区危险性较大,并且也比沿汾水而上再折向西南路程多,不太可取。另一路是沿汾水往北走,到汾阳县南边再折向西南到离石。韩王信、左右贤王残军的目的是北逃,既然已到了汾阳县南边这与从此地到楼烦的距离相差不多,何必折向西南到离石再北行奔向楼烦。另外,如果前往离石再北上楼烦大约增加一倍路程,韩王信、左右贤王残军要尽快摆脱汉军追击,按常理上不应该到离石。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韩王信、左右贤王逃跑路线应该为“晋阳—碛石—楼烦西北”这一线,即晋阳战败后韩王信、左右贤王残军当是沿汾河逃跑的。而离石、碛石一字之差,可能是在传抄出现的失误。

关于碛石位置,张守节《史记正义》中认为碛石在楼烦西北。这种看法可能来源于后文“还攻楼烦”,取“还”的一般“返”的意思,从而将碛石定位在楼烦西北。而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认为碛石在明代静乐县东北,怀疑张守节的说法^{[7]1883}。明代静乐县即在汉代汾阳县东北,今山西静乐县东北。今人张大可可在其《史记新注》与

顾祖禹看法一致^{[8]1271}。张守节解释存在一点小疑问：在周勃大军围攻楼烦三城前，楼烦三城当属于韩王信。周勃等人在楼烦以北追击韩王信、左右贤王溃军，那么后方可能会被楼烦敌军袭击，周勃应该予以考虑。汉军应该一线推进，不应该越过楼烦守军追击左右贤王溃军。顾祖禹、张大可解释就不会出现此问题。因此，顾祖禹、张大可的看法应该更为准确，谿石应该在汉代汾阳县东北。可能在此处“还”为“旋”的通假字，为快速之意。“还”通“旋”取快速之意在《史记》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如“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1]308}、“是时，汉还定三秦”^{[1]321}、“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1]1718}等。因此这句话应该解释为周勃等在谿石击败左右贤王溃军，旋即又在楼烦将其再次击溃。

三

当冒顿单于得知汉军翻越句注山之后，不得不放弃攻打代郡从平城方向撤军。平城在代郡西边110多公里处，为何匈奴人要从平城方向撤军？这与当地地理环境以及汉初北边防御有着很大关系。代郡以北为阴山支脉桦山、大马群山，群山阻隔，南北交通不变。而平城位于桑干河支流御河谷地之中，为蒙古草原与山西南北交通要道，历代北方游牧人群入侵山西多从此地进入^{[7]1951}。而汉朝此时在平城以北防御极为薄弱，直到武帝时平城以北防御依然薄弱，我们可以从匈奴老上单于相信自己十四万大军越过武州塞深入汉境一百多里，可以不被发现偷袭马邑这一例子明显看出^{[1]2905}，因此冒顿单于选择从平城方向撤军。

高祖侦知匈奴人逃跑这一消息后，率领汉军先头部队急行追击匈奴人，在平城追上匈奴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冒顿单于乘机将冒进的高祖部队包围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如果能够将其歼灭或俘获高祖，冒顿单于、韩王信可能就会完全扭转此前战局，因此对汉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被围汉军不得不做出拼死抵抗，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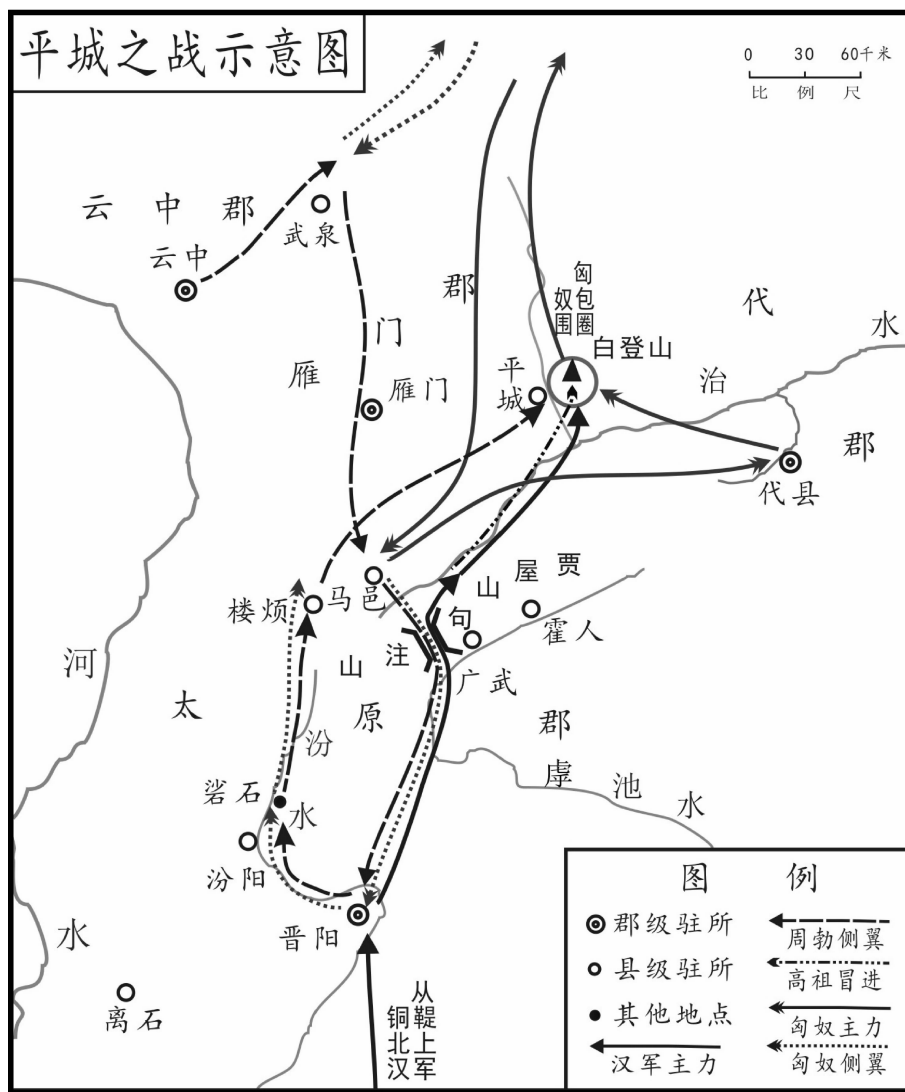
流传着“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9]3775}的民谣来形容战争的艰苦。高祖被围之后，汉军两路人马从直线150公里以内快速赶来救援。首先赶来的是西边周勃、灌婴等人，他们放弃了在楼烦一带清剿韩王信、左右贤王残部，率领自己部属与燕、赵、齐、梁、楚车骑赶来。周勃在驰道上阻击匈奴人马，灌婴赶到之后杀入重围。从句注山赶来的深泽侯、共侯等部也率先赶来，与匈奴人在平城城下大战^{[1]933-934,945}。最终，从句注山赶到的汉军二十多万后续大军起了关键作用。二十多万后续汉军的赶来，使得情况变得对匈奴非常不利，匈奴人如果再迟疑就可能被汉军反包围。因此到第七天时，匈奴人乘着大雾偷偷溜走。高祖在与援军取得联系之后率军下白登山与援军会合。冒顿单于撤退后，在平城城下一部分匈奴人马未能及时撤出反而被汉军包围。各路汉军对其进行围歼，冒顿单于对此也无能为力。其中从白登包围中出来的夏侯婴此时表现非常出色，“三陷陈，功为多”得到高祖“益封五百户”的赏赐^{[1]2666}。围歼这些匈奴人之后，高祖罢兵南归，留下周勃与樊哙一起处理战后工作，平城之战结束。

四

综上，平城之战的进程为：公元前200年匈奴入寇汉朝北边，高祖亲率大军迎击围攻马邑的匈奴主力，周勃等人反击入寇云中的匈奴侧翼。高祖尚未抵达马邑之前，由于处理不当致使韩王信投降匈奴。此后高祖从洛阳北上，在铜鞮击溃南下阻击的韩王信。铜鞮战败后韩王信残军退守晋阳，在得到王黄赵利与匈奴左右贤王支援，加上受当时恶劣的天气，将高祖所率领汉军阻挡在晋阳城下。与此同时，周勃等人成功驱逐云中之敌后进攻韩王信后方。由于王黄赵利南下造成后方空虚，周勃等人很快攻克韩王信的后方。接着周勃等人从句注山南下，与高祖一起在晋阳大败韩王信左右贤王联军。晋阳之战后，高祖北上寻求与在代郡的匈奴主力决战，周勃等人负责追歼沿汾水北逃韩王信、左右贤王残军。得知高

祖大军翻越句注山后,冒顿单于从平城方向逃跑。高祖闻知匈奴主力北逃之后,率先头部队进行追击,反而被冒顿单于包围在白登山。闻知高祖被围后,其他各路汉军加快速度赶往白登山。

面对越来越多汉军后续部队的到来,冒顿单于被迫撤退,汉军随后也罢兵,持续三个多月的平城之战结束。(行军路线见附图)



附图 平城之战示意图

参 考 文 献

-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陈梧桐. 西汉军事通史[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 [3]陈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史念海《论雁门关》[M]//史念海. 河山集:第四集.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5]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军事史:卷五·兵家[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 [6]王庆宪. 从平城之役看匈奴冒顿单于的“诱”兵之策[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3):43-45.
- [7]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8]张大可. 史记新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 [9]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